



社會小說

繪圖
最近女界現形記

南浦蕙珠女士著

上海新新小說社印行

女界現形記

編輯者 南浦慧珠女士

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

二集目次

第一回

周寡婦協理糴糶

李三娘發賣鴛鴦符

第二回

發財妙訣全仗夫人

留辦優差難爲小姐

第三回

異想天門美人說夢

巧言地震游子銷魂

第四回

同舟共濟亂響爭喧

歧路相逢便成夫婦

女界現形記二集

編輯者 南浦慧志女士

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

第一回

周寡娘協理機欄教 李三娘發賣鴛鴦符

案。福天星題了十首悼亡詩。嗟歎一回。和衣而睡。次日。紅梨館謝飛雲。先自起來。瞋着天星。正睡得濃酣。打量他昨兒晚上。沒好好的睡。也不去驚醒哩。洗過了臉。梳飾了。胡亂喝了半碗粥。便到戲園裏的。管事的下處來。商議了登台的日子。又開了三馬戲。第一日是唱的椰子調。海潮珠。第二日是唱的亂彈（京腔。個中人謂之亂彈）中的雜劇。打櫻桃。第三日唱的。是崑腔。挑簾裁衣。接連三日。却唱了三種的戲曲。於是名聲兒熱鬧的了不得。大家都說。這紅梨館一等的。多藝的角兒呢。這是不緊要的話兒。說過不提。且說天星被戈松泉拉去游玩了好幾天。着實沒個暇兒。一日。天星止想那個機欄教。

到底是個那樣的玩意兒。曾經問過松泉。松泉也說不知道。我在這裏雖有兩年。却沒聽人說這糍糰教三個字呢。若說這太平巷。就在陶家後面。那裏都是堂班（湖北人稱曲院口堂班）的所在。倒沒留心。鳩江公會在那裏。因此天星急於要去調查調查。松泉却教別去。而且松泉排日讀書和喝酒。懶得沒一點子當兒。別說這個。就是過江去找白璧。還沒去。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松泉這人。另有一種脾胃。在堂班裏。却是最高興的。譬如好人家的婦女。他眼兒也不肯瞧。一瞧的。他說男女的情欲。原是消滅不來的。假如這好人家的婦女。瞧上了。意思了。想法子去勾引他。豈不是傷犯了道德。若然放過他男女的情欲。動了如何放得去。所以索性瞧也不肯瞧。一瞧了的。他以爲正本清源的一道。這麼說來。可是這戈松泉胎生的這麼的一個脾胃。嗎。原來不是的。內中有個緣故。這情節到也狠長。却也有味。不妨說一個大概情。

形給諸君聽聽。而且治家的規則上。很有關係。這戈松泉的老子。叫做戈齊賢。却是入贅在外家的。齊賢的外家姓羅。住在鄉間一個耕讀人家。有三個女兒。齊賢的娘子。原是第二個女兒。姿色最好。却是性上。欠些。齊賢的家計。頗可過活。把一分人家。都搬到羅家去了。自己的哥哥。倒疏淡了。并且一面在城裏住着。羅家原是鄉居的。最少也離着二三十里。所以哥弟之間。彷彿極客氣的親戚似的。哩。豈知沒多年日子。齊賢一病死了。松泉還只得三歲。齊賢哥哥。齊明。就與羅氏。弟婦。給下說。齊賢。雖則是入贅的。到底原是我們家的人。於今已是去世了。弟婦該搬來城裏。一塊兒住。好在齊賢名下的屋子。原是接連着我們家的。齊賢的小兄弟。叫做齊善。還只得十五歲。也跟着大哥齊明。嫂。這是正該的理呢。我們一塊兒住了。好不熱鬧。還有一層。我們家的出息。就不過靠着城裏的許多房子。出租給人家收

租錢過活。當初二哥在日。自進城來收取。還說不便當。狠願意搬嫂。到城裏住。自己的屋子。白白關鎖着。只是嫂子不高興。因此不說了。這會子二哥沒了。嫂子還是城裏去住。收租錢也便當好多呢。羅氏道。哥哥弟弟說得是。但是我這裏住慣了。覺着城裏住許多的不便當。并且我的娘。一刻也離不得我。伏伺慣了。搬家一說。還是慢慢再商量罷。齊明道。弟婦說的也是。但是我們話兒呢。也不能不說這一句。既這麼着。我們做大伯子小叔子的理。款兒也算周到了。哩。到那間。弟婦想入搬進城時。先給個信兒我們。替弟婦收拾屋子呢。羅氏道。這是自然呢。終須得葉落歸根的。於是羅氏。仍舊住在娘家。一剎那間。不覺已過了十來年。松泉已是十五歲了。小小年紀。居然進了一名秀才。別說羅小姐非常歡喜。就是一般親戚。那一個不說松泉將來未可限量。便有一般養着女孩兒的。都想結親得這個好女婿。若說松泉。非但

是小小年紀就進了學。討人歡喜。并且生得粉鵬玉琢。性格溫存。最會小意兒的。所以羅氏給兒子對親。越發的仔細。原意已把自己二哥的女兒。香小姐。放在心上。只是沒有出口。豈知他的姪女兒。大着兒子四歲。年紀倒還可以將就。小時節。情性兒稍微不溫柔些。指望他長大起來。改變罷。有個這一點子的不如意。所以蹉跎到如今。還沒出口。然而他二哥。倒拿穩了的。松泉做女婿。這會子松泉進了學。自然比別人加一層的歡喜。一日。羅氏和他二哥道。松泉已是十五歲了。說親已是時分了。他二哥以爲一定是要他的女兒。香小姐了。所以含笑道。妹子說得狠。是并且妹子可憐。妹夫亡故得早。只賺一個外甥。幸而外甥是長進。這點子年紀。小孩兒似的。已了進學哩。妹子也該早些給他娶了媳婦。妹子也可放心過安逸日子。羅氏道。可不是嗎。我瞧着三嬸子的姪女兒。狠是全齊。性格兒又溫存。年紀兒又相仿。前兒三

嬌子狠有這意思。二哥明兒進城去。和小叔子說去。好。嗎。他一哥聽了。彷彿心上澆了一勺冷水。怎地自己的姪女兒。不說了。倒去想前人家的姪女兒。哩。沉吟了一回道。妹子說的。敢是齊善的舅子。王孝廉的女兒了。羅氏道。是呀。我曾經見過了多回哩。看實樣樣兒。多是好的。并且又會寫算。女紅上頭。又是一手的好針綫。刺繡花朵兒。竟似活的一個樣兒。他二哥道。妹子的眼力。想是不差的。我卻沒見過這位王小姐。親上加親。更是便宜。但是有一層。妹子也不可慮。若說到王小姐的性格兒。溫有。妹子。那裏說得定呢。大凡人家的小姐們。到那戚家去。自然是處處留心。就是千百樣的不溫柔。非常的潑悍。終是收斂過了的妹了。又沒有和王小姐一塊兒住。一年半載。就不過表面上見過幾次。萬一是不安分的。豈不是後來淘氣的日子。正多長呢。那就乏味了。據我的主意。還是從係細點的人家。揀一個女孩子。年紀也不

妨。比着兒子大點。比方大着三歲四歲。豈不是老練得多了。要替妹子多少氣力呢。羅氏道。咳。二哥的話。我豈不明白。并且我的心裏。也不是願意。丟了這頭。去說那邊呢。原底子。豈不把這孩兒。存在心上。當初小時節。性格兒稍微欠和平些。一句話兒不對。就拉下臉來。兩三天不說話。指望他成人了。性格兒改變過來。做一個溫柔的女子。那指望。年紀越大。性格兒越強硬了。今年不是十九歲了嗎。因此上。我就沒工夫疼他了。并且瞧這松泉的神情兒。又似水一般。柔和。叫人一點兒。男子漢的剛腸。毅力。都沒有的。倒象女孩兒似的。假如對了這裏有的一個老婆。豈不是將來要弄得。天反地覆。陰陽顛倒了嗎。所以我處處留心着。三娘子的姪女兒。着實不錯的。二哥是明白人。我事情兒。到了分際。也不得不直說了。哩。我們同胞兄妹。並不是生分。人家都是至親骨肉。誰不指望。將來小的兩口兒和睦呢。他二哥聽了。也沒說。

話呆了一回道。妹子的話。豈沒見識。遠慮。做大人的。自該如此。但是齊善。我和他又。不甚。有交情。我去說。只怕多。惹。搭。我說。還是妹子自去。向。棒子。說。纔近情呢。羅氏。和他。二。哥。推。汗。就說。二。哥。說。的是。雖然。沒。什麼。別。的。言語。但是。面。兒。上。彼此。終。有。一。點。子。不。高。興。的。神。情。兒。一時。走。散。次日。羅氏。就。收拾。了。許多。鄉。間的。土。貨。人。情。無。非。大。南。瓜。哩。紅。毛。豈。哩。香。芋。頭。哩。裝。了。小小。的一。船。趁。着。晚。潮。一。路。向。城。裏。來。天。快。微。明。已。到。水。西。門。外。恰。恰。放。關。進。了。城。就在。桃。花。岸。又。齊。明。家。水。店。門。泊。住。先。使。船。家。羅。大。進。去。通。報。了。齊。明。的。娘子。貢。氏。齊。善。的。娘子。王。氏。妯。娼。兩。個。知。是。羅。氏。到。了。忙。帶。着。了。頭。門。迎。到。水。牆。門。來。原。說。過。的。自。己。妯。娼。倒。仿。佛。極。客。氣。的。親。戚。似。的。一。時。迎。進。房。中。講。禮。安。坐。了。頭。們。獻。過。茶。湯。齊。明。齊。善。都。進。來。招。呼。了。齊。明。就。叫。廚。下。端。整。了。酒。飯。妯。娼。們。談。了。些。些。家。常。話。貢。氏。王。氏。都。要。留。羅。氏。住。幾。天。羅。氏。就。

應允。王氏那邊住到了晚上。齊善自書房裏歇。該羅氏和王氏合舖兒歇。這是向來的老例。羅氏進城。一年不過一二遭。終不過住一二日。所以終不另外打舖的。不是嫂子貢氏那邊歇。便是嬌子王氏那裏睡。那貢氏年紀長些。已有四十七八歲了。性情兒又是端嚴莊重。不多言語。原是貢教諭的女兒。那王氏年紀不過二十五歲。比齊善小二歲。却生得圓姿。替月。潤臉。羞花。素有楊妃之號。言語濃甜。情意柔和。羅氏也不過三十二三歲模樣。還是少年婦女。自然和王氏合得上來。所以這七八年裏頭。終是在王氏那裏過宿的。這會子。吃過夜飯。王氏房中。張上了燈。羅氏便辭了貢氏。和王氏一塊兒進房來。王氏又拿出梯已的細茶來。叫大了頭桂紅。煎了五月間收着的梅水。泡了茶。喝着談心。談了一回心。羅氏笑道。今兒我巴巴的進城來。嬌子猜的着嗎。爲些什麼事來呢。王氏笑道。我已聽到了的。敢是爲松泉的親事嗎。羅

氏笑道。嬖子真是神仙了。要求嬖子做媒。不曉得舅老爺肯將就我們孤兒寡婦嗎。王氏笑道。二嫂嫂。怎地說起這般話來。我分話來。我說。這是天緣呢。不多幾日。我哥哥來。也會起松泉。直是死活的誇贊了一大堆。說松泉年紀還只得這點子。文章是好極了。只怕學裏的。前輩。這還不下小孩子呢。親事呢。我保得住。一張口。就成功。但是有一點子。我哥哥不狠願意。羅氏忙道。那一點子上。舅老爺不願意呢。王氏道。聽我哥哥的意思。裏。嬖子在鄉間住。只怕桂姐兒。將來住不慣。羅氏沉吟一回。道。這話也是。我也早已有心。要般在城裏住了。我娘也亡故了。沒有牽掛。只是仍舊因循。因循的。爲什麼呢。却是家裏的二哥哥。二嫂嫂。姪女兒。都是合意的。所以又因循。來哩。昨兒和二哥哥提起了松泉的親事。本底子。香姐兒做媳婦。是最好沒有了。但是香姐兒。年紀却一年一年的堆上了十九歲了。情性更是怪僻了。所以我決計丟

開哩。瞧着你的桂姐兒。着實是和松泉一對兒。我想教二哥進城來。和三叔商量。作成了這好事。豈知二哥不怪自己的女兒。性格上欠比。和平倒怪我。舍近而圖遠。狠有點不高興的意思。直推託着不肯進城來。因此我只得自己來和嬌子商量。既是這麼着。二哥哥不以爲然。我就在娘家也住不安穩哩。我馬上打點。般來城裏住。明兒就央煩大伯子。拿我名下的幾間屋子。收拾起來。般定了家。再央三叔叔去求親。這麼着。就顯得我們娘兒兩個。求親的誠心哩。王氏道。這樣最好。又談了些沒要緊的少年婦女的情話。就放開被池安睡不提。次日羅氏向齊明、齊善說了一切備細。齊明、齊善都說最好。最好明兒就雇起了工匠。把屋子收拾的完全。擇個好日子。我們多派小兒來。接着般東西呢。羅氏答應了。大家歡喜。當日羅氏就回去。忙忙的打點了他二哥。就不過面子上留了一留。且知的妹子主意已決。也不多話。不

多。幾。天。齊。明。那。裏。屋。子。也。已。收。拾。整。齊。羅。氏。也。急。的。要。般。家。就。是。那。一。年。的。重。陽。佳。節。羅。氏。算。了。般。家。進。屋。的。好。日。子。備。了。幾。席。酒。請。了。鄰。里。親。戚。母。子。兩。個。忙。了。好。幾。天。松。泉。於。是。叔。叔。伯。伯。大。娘。孀。子。們。親。熱。起。來。方。始。得。象。個。一。家。子。的。子。侄。哩。又。過。了。幾。天。羅。氏。央。着。齊。善。說。定。親。事。十。月。中。旬。送。了。聘。禮。自。不。必。說。却。說。松。泉。和。三。孀。娘。王。氏。日。親。日。近。起。來。王。氏。雖。是。嫡。親。孀。娘。一。來。年。紀。還。輕。再。則。原。不。講。迂。闊。的。禮。數。兒。於。是。一。日。不。見。三。孀。娘。就。百。不。遂。意。了。所。以。沒。日。沒。夜。的。厮。鬧。在。一。塊。兒。王。氏。又。稍。微。識。得。幾。個。字。最。歡。喜。看。那。五。七。文。錢。的。小。本。子。什。麼。上。海。馬。頭。哩。四。季。相。思。哩。念。大。姐。哩。蕩。湖。船。哩。張。生。跳。粉。牆。哩。來。富。唱。山。歌。哩。只。是。沒。人。去。買。辦。進。來。沒。得。舒。舒。暢。暢。的。看。這。小。本。子。慢。慢。的。娘。兒。兩。個。非。常。的。投。合。了。王。氏。便。和。松。泉。商。量。拿。幾。百。錢。去。放。在。手。裏。有。這。小。本。子。時。不。論。好。歹。收。賣。進。來。猶。在。一。間。僻。靜。的。屋。子。

裏得閒兒。娘兒兩個掩在這僻靜的屋子裏。瞧這小本子。王氏的字識的有限。瞧不下去時。松泉一一教導。仔細講解。這麼的小本子上。有什麼好話講出來。那消十天半月。娘兒兩個把小本子上的故事。當真的般演起來了。那間僻靜的屋子。竟得時起來了。悄悄的安放着一隻外國的睡椅（即沙發）咳。譬如一經有私情。那男的女的。任憑你在人前裝出千百樣。規矩。老成。然而無意之間。終要流露出來。不多幾個月工夫。就有幾個人竊竊私議。只瞞着貢氏。羅氏。齊明。齊善罷哩。但是齊善不時的覺着娘子老大的好一回。不在跟前。并且不時的頭紅面熱。坐立不安。一霎時。又不在跟前了。心裏着疑心。大凡一個人。生不得疑心的一起了。疑心就樣樣的疑心了。雖然終疑心不到這門子上的。一日。合當敗露。尋了娘子好一回。不見。好容易。巴得娘子在跟前了。已是擺夜飯時分。了。恰恰有一味生炒山雞片。齊善道。這好

東西倒好。喝杯酒。就叫桂香倒了一杯茉莉花酒。喝得着實高興。倒底少年夫婦。還不老成。捉個當兒。和王氏接了一個吻。王氏原也是知趣的人。齊善禁不住。動起火來。把王氏的妙處。掏摸了一把。却摸着一把精液似的。弄得怪腌臢的。王氏一時舉動失常。齊善方始疑心。到這門子。上但不知作怪的男子是誰。因此假作不知。廝纏了一回。又着實灌了好些的酒。醉的不成樣兒了。即便安睡。王氏略略的放心了些。想道。幾乎弄出巴戲來。一宿無話。次日。捉個當兒。和松泉說了。三四日不敢到那僻靜的屋子裏去。瞧着齊善一點子沒疑心。王氏又不安分了。依舊和松泉老花樣去了。齊善留心了。好幾天。倒瞧着娘子。改變過來了。心裏想道。但願如此。收了心罷。倒也歡喜。因此買了好些異樣的綢緞。替王氏做衣服。打首飾。原來齊善夫婦間。最是恩愛。爲人最是仁厚和平。因爲王氏有了一點子破綻。却不願意尋跡覓踪的。

根究。借這個。要把王氏的心。牽回過來。豈知王氏。倒放胆了。齊善却又覺着。了一日。被齊善訪到了踪跡。偷瞧着王氏。在那僻靜的屋子裏。和松泉並肩疊股的。在那沙發上。瞧書。噉噉噉的。說些甚。齊善默默會意。點點頭。却不忍說穿他們。而且張揚出來。豈不丟了體面。就想一個計較。驚嚇驚嚇他們。不敢了。就完了。也捉個當兒。把那沙發。安放了別處去。又搜出許多小本子。足有二三本之多。齊善想道。就是這害人東西了。一并拿來。藏在房裏。次日。王氏又一溜烟。溜到那僻靜屋子裏去。只見松泉。呆着臉。站在中間。王氏悄悄道。什麼樣了。呆的什麼呀。松泉道。不得了。沙發也不見了。小本子都沒有了。王氏心上。別的一大跳。定睛一瞧。果然一樣沒有了。便道。不好。定是有人瞧破了。禁不住簌簌的流下淚來。道。我的兒。倘然你叔叔知道了。我一定活不成哩。於今只得撒手。我的兒。有良心時。不忘我時。說到這裏。咽住了。